

展望現世和平

——全球倫理時代的人間佛教反思*

劉怡寧**

摘要：

2022年3月，俄烏戰爭爆發，全球輿論譁然。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不僅再次成為世界目光的焦點，更無遠弗屆地透過網際網絡的傳播，寫實地再現在人們的眼前。現世和平如何可能？在全球倫理時代當中，宗教又能為和平扮演什麼角色？

從佛教典範人物的視野觀之，不可忽視許多當代佛教典範人物皆對戰爭有著反身性的省思，甚至更開展積極的行動以倡議和平。包括太虛大師與一行禪師皆對當代戰爭情境抱持著高度的反思，也積極以行動來回應戰爭的殘酷；而印順導師與星雲大師也對戰爭提出從佛教倫理的思考。至於聖嚴法師與證嚴法師更是積極提出落實全球倫理的方案，從教育與國際賑災來落實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

在戰爭再次成為當前世界目光焦點的時刻，重新反思佛教典範人物

* 本論文部分內容曾在 2022 台灣宗教學會 2022 年會「當世賢者——宗教典範人物」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主持人林建德教授給予本篇的寶貴回應意見。本篇的完成特別感謝研究生助理吳依潔協助編輯，也感謝馮淑娟小姐協助蒐集資料。

** 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助理教授

對戰爭的回應與對和平的提倡，將有深刻的佛教倫理啟發意涵。本論文將探討當代入世佛教與人間佛教典範人物對戰爭與和平的反思，提供當代世界重新思考和平的全球倫理與價值選擇。

關鍵詞：和平研究、全球倫理、人間佛教、戰爭、宗教對話



Envisioning Peace in the World: Reflection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Global Ethical Era

Liu, Yi-ning*

Abstract:

In March 2022, the Russia-Ukraine war broke out, causing a global uproar. Following World War II, “war” once again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spreading vividly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presenting itself realistically before people’s eyes. How is world peace possible in the present day? In the global ethical era, what role can religion play in promoting pe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emplary figures in Buddhism, it is essential not to overlook the introspective nature that many contemporary exemplary figures in Buddhism have towards war, some even taking proactive actions to advocate for peace. Both Master Taixu and Thích Nhất Hạnh hold a high level of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war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brutality of war through their actions. Ven. Master Yin Shun and Master Hsing Yun also offer considerations on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t ethics. Additionally, Master Sheng Yen and Master Cheng Yen actively propose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implementing global ethics, promoting global ethics and interfaith dialog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ief efforts.

At a time when war has once again becom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reexamining the responses of exemplary figures in Buddhism to war

*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their advocacy for peace will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Buddhist ethics.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deep reflections of contemporary engaged Buddhism and exemplary figur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on war and peace, offering insights into global ethics and value choices for contemporary world to rethink peace.

Keywords: Peace Studies, Global Ethics, Humanistic Buddhism, War, Interfaith Dialogue.



一、前言：從當前戰爭衝突與和平復歸談起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人類歷史的演進與文明的興起緊密相關，戰爭和衝突一直伴隨著這個過程。塑造人類的文明，也影響著人類的未來。2022年3月，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之俄烏戰爭全面爆發，全球輿論譁然。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的無情現實不僅再度成為世界目光的焦點，更無遠弗屆地透過網際網絡的全球傳播，寫實地將在地戰爭的殘酷場景再現在全球閱聽大眾的眼前。戰火所帶來的國際政治經濟變化與人民流離失所之苦，無論對烏克蘭或是俄羅斯都帶來極大傷害，思索戰爭的殘忍、暴力、衝突及對立，從中探求和平與對話的可能，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心的重要議題。除了俄烏戰爭之外，再者，自2023年10月至今，以哈瑪斯為首的巴勒斯坦武裝團體亦與以色列軍隊爆發衝突，這場持續增溫的以哈戰爭，已造成加薩走廊近五十年來的最大傷亡，新一輪以巴衝突的戰火又再次點燃。

其中，經歷多次未能達成共識的雙方談判，俄烏戰爭至今已延燒超過兩年，所牽涉到的國際社會複雜現實已不僅止於烏克蘭和俄羅斯兩國之間的軍事對抗而已，包括糧食安全、能源危機、國際難民問題，都帶來超越兩國地理範圍的影響。由於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國際戰略地位相當重要，不僅烏克蘭作為世界上重要的糧食出口國之一，俄烏戰爭也引發周邊國家甚至全球糧食安全的問題；而俄羅斯作為歐洲重要的天然氣與原油的供給國，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俄羅斯歷經歐盟與美國的制裁，而歐洲也在極力擺脫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處境中力求能源替代方案。換言之，俄烏戰爭牽涉範圍極廣，已不僅是兩國之間的衝突，亦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化。更遑論烏克蘭難民危機對他國產生的影響，亦帶來自21世紀以來全球最大的難民危機之一，鄰近國家包括波蘭、羅馬尼亞、薩摩多瓦、匈牙利、斯洛伐克等都有大量難民進入，其中以波蘭接受的

難民數量最大，難民所引發的人口販賣、未成年人處境，以及種族歧視問題，都是當前難民所延伸的重要國際社會議題，許多國際人道援助行動也持續致力於協助難民的生活適應。

綜觀人類文明發展之歷史，戰爭的各種形式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總是未曾消失，無論是古代地中海世界與亞洲的戰爭、中世紀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戰爭，乃至現代主權國家相繼出現後，各國因為證成主權國家地位的持續戰爭，又或是近代世界從英國殖民帝國成立、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等一系列歷史變革，再到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後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戰爭情境等，¹ 人類歷史或者可以被看做在戰爭與和平兩股力量中力求向前發展的軌跡，而世界諸宗教在人類戰爭與和平歷史過程中，又常常是兩面刃，它可以是催化戰爭與意識形態對立的因子，又或，也可以是倡議和平的第三力量，端視宗教典範人物詮釋教義以為世人帶來價值判斷與行動準則。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俄烏戰爭或是以哈戰爭，都不僅存在著國家、意識形態、種群等層次的對立模式，亦激化到宗教層次的對立型態，帶來比預期更多的分裂。除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長期存在猶太人與穆斯林的宗教衝突之外，原本烏克蘭與俄羅斯皆以東正教為當地民眾的主要信仰，理論上在信仰層次並無隔閡，烏克蘭東正教會（UOC）更隸屬俄羅斯東正教會，受俄羅斯牧首（Patriarch）管轄。然而，在俄羅斯總理普丁的統治下，東正教儼然已成為訴諸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政治統治工具，俄

¹ 有關戰爭史的深入討論，參見以下三本著作：汪宏倫，《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4 年；祝田秀全著，王書銘譯，《世界經典戰爭史：影響世界歷史的 55 場戰爭全收錄！》，臺北：奇幻基地，2023 年；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翁嘉聲譯，《世界大戰：20 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臺北：廣場出版，2015 年。

烏教會早已多有嫌隙，² 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雙方的東正教會不但未能扮演彼此之和平聯繫橋樑，俄羅斯莫斯科東正教牧首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甚至表態支持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主張烏克蘭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象徵神聖與救贖的東正教信仰，反倒成為造成莫斯科與基輔政治對立的緊張衝突來源之一。由於基里爾與若干俄羅斯東正教高層皆屬於普丁的支持者，基里爾選擇詮釋對抗俄羅斯的烏克蘭民眾為「邪惡勢力」，視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領導與統治為「上帝的奇蹟」，這也導致烏克蘭東正教會莫斯科分會正式脫離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徹底斷絕與俄羅斯的連結，並公開表示不認同莫斯科教牧基里爾在俄烏戰爭立場。換言之，如果期待宗教的同源可以對烏克蘭與俄羅斯雙方對立的情境有所貢獻，那在俄烏戰爭中，東正教的力量並未能幫助烏克蘭與俄羅斯達成任何和平協議，反倒扮演了催化雙方加深對立的角色。

面對戰爭，眾所企盼的是，相較於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考量，宗教典範人物在戰爭中所採取的立場或甚至扮演的角色，能夠為戰爭的無情帶來一線希望的曙光，也為在戰火中危及生命、流離失所的人們提供心靈的庇護。像是天主教教宗方濟各除了譴責戰爭、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所帶來的殘忍暴行之外，亦持續呼籲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恢復和平，敦促兩國盡快達成和平協議，加快結束在烏克蘭所發生的無意義戰爭。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也在俄烏戰爭中聲援烏克蘭，表示當今世界藉由戰爭來解決問題的方式已經過時，最有效的化解對立途徑是非暴力，在

² 此處的討論，可進一步參見趙竹成，〈教會自主與國族建構：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進程〉，《問題與研究》60卷1期，頁37-73，2021年；王凡，〈為神而戰？——俄烏戰爭裡的宗教因素〉，《校園》64期3卷，頁46-49，2022年。

彼此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透過互利的和談來平息衝突。即便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和平方案」仍是一個充滿變數的未知數，宗教領袖層次的倡議也未必能真正化解兩國的對立，但透過教宗或是達賴喇嘛持續號召兩國邁向和平之路，或者和平與和談的可能就多一份契機。

現世和平如何可能？在近代佛教的典範人物當中，包括太虛大師與一行禪師都曾積極對戰爭的殘暴進行回應。太虛大師（1890-1947）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譴責日軍暴行，支持抗戰；越南籍一行禪師（1926-2022）也在越戰期間呼籲反戰，倡導非暴力和平運動。宗教典範人物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導引的啟發、以及可能的貢獻，將是思索戰爭與和平的重要線索。而當代人間佛教的主要倡議者，包括印順導師也曾探討佛教的戰鬥觀，至於星雲法師或是聖嚴法師，更都曾經歷戰爭，對戰爭與現世和平提出了從佛教倫理出發的省思，除此之外，創辦慈濟基金會的證嚴法師，是幕後推動慈濟進行全球國際賑災與國際慈善工作的重要精神象徵人物，慈濟對當代戰爭的全球慈善與賑災工作也是回應當代戰爭情境的重要一環。以下將從當代倡議人間佛教的佛教典範人物出發，透過探究人間佛教對戰爭的反思以及對和平的倡議行動，探索佛教倫理對現世和平的可能貢獻。

二、戰爭、民族主義與全球倫理

回歸人類歷來看戰爭的演變，對當前思考戰爭與和平的可能或有歷史思考的深度性。綜觀《人類大歷史》與《人類大命運》的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一直相當關注人類歷史是否始終朝向所謂的文明發展而有著特定的歷史發展方向？抑或，人類是否真的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把人類的命運帶向更好的方向？現實的答案顯然沒有這麼簡單。哈拉瑞在《21 世紀的 21 堂課》的一書中，特別探討了二十

一世紀（2001-2100）的絕望與希望，並把「戰爭」與「國族主義」皆視為二十一堂課當中的重要一課，甚至為「戰爭」下了一個相當精闢的註腳——「永遠不要低估人類的愚蠢」。³ 換言之，即便哈拉瑞也認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十年間可以說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最為平靜的時代，但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種種現實的全球經濟景況，已促使國際情勢產生急速變化，包括 2011 持續至今的敘利亞內戰，造成大量的難民流離失所，乃至於持續發生在朝鮮半島的衝突與對立等，⁴ 都相當值得憂心。哈拉瑞也指出，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衝突與對立，事實上都有可能引發各廣泛的區域與國際衝突，⁵ 無論是壁壘分明的國族主義，甚至是國家內部不同族裔群體的利益衝突等，事實上，即便人類文明走到了看似最為現代性的 21 世紀，但相較於之前的時代，人類的戰爭與衝突並未真正減少，而戰爭與衝突一旦發生，囿於全球化下的全球高度鑲嵌系統，所引發的全球效應甚至大過之前的時代。

21 世紀為什麼仍不可避免所謂愚蠢的戰爭？在 20 世紀（1901-2000）上半葉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教訓與省思難道不夠警示世界？誠如任教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學系的哈拉瑞也在探問，若是試圖透過戰爭來企圖改變與調整全球貿易體系，透過戰爭來汲取巨大利潤，這在 21 世紀是否還有可能？尤其當核武帶來的風險已在 1945 年的廣島核爆中帶來太多教訓，⁶ 如果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中，戰爭曾是獲取利益與權力的現實手段，可以滿足侵略方的利益，但在 21 世紀的當前全球

³ 哈拉瑞著，林俊宏譯，《21 世紀的 21 堂課》增訂版，臺北：天下文化，2022 年，頁 201。

⁴ 同上，頁 202。

⁵ 同上，頁 202。

⁶ 同上，頁 209-210。

鑲嵌的政治與經濟情勢中，顯然戰爭所帶來的影響層面並不再如此單純，而哈拉瑞對當代戰爭的譬喻更加深刻：「如果有人真的找出在二十一世紀情景發動成功戰爭的公式，地獄之門可能會倏然大開」，⁷ 這樣的景況我們在當前的俄烏戰爭或是加薩走廊的以哈戰爭，都看到了宛如人間煉獄的真實場景，而這是人類認為歷史已走向前所未有現代文明進程的 21 世紀？

不過，儘管哈拉瑞認為在當代啟動戰爭既無法帶來利益，更無法確保和平，他從「人類大歷史」的視角，定位啟動戰爭本身的行為，就是一場趨向自我毀滅的愚蠢行動，顯示了理性領導人的愚蠢決定。⁸ 目前從俄烏戰爭綿延兩年的複雜情勢中來看，儘管表面上看來俄羅斯並未因為經濟制裁而造成經濟癱瘓，相反的，俄羅斯在 2024 年的經濟增長預計將達到 3.2%，遠超過其他已開發國家，國防工業與軍工廠是支持俄羅斯現今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戰爭對俄羅斯民生經濟的長程影響仍有待後續評估。⁹ 短視近利的戰爭行動或許帶來短期的利益並藉此鞏固了領導人的政治權力，但戰爭所帶來的人間地獄場景，造成對廣大無辜生命的傷害與荼毒，這種導向人類苦難的行為，相當需要回歸集體智慧與倫理層次來進行集體反思與價值抉擇。

尤其對極端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所帶來的危機也需要有所警醒。誠如專長於研究民族主義和國際關係的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

⁷ 哈拉瑞著，林俊宏譯，《21 世紀的 21 堂課》增訂版，臺北：天下文化，2022 年，頁 211。

⁸ 同上，頁 211-212。

⁹ 參照 BBC NEWS 中文〈烏克蘭戰爭：俄羅斯經濟增速可觀，對它的經濟制裁已經失敗？〉，<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9093280>，瀏覽日期：2024 年 6 月 18 日。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在 1983 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一書中，就試圖從對 1978-1979 年發生在中南半島武裝衝突的反思出發，試圖解析「民族主義」(nationalism) 的起源與散布，¹⁰ 並且界定出所謂「民族」，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不僅在本質上被想像為有限的 (limited)，而且也是一個享有主權的共同體，¹¹ 當要對民族主義的本質有所深入的理解時，必須掌握到所謂「民族」的特性，而最關鍵的要素是它是「想像的」，雖然彼此未曾謀面或是也不相互認識，但能夠透過想像彼此的互相連結而活在彼此的心中，但同時它也是「有限的」，沒有一個民族會想像自身等同於全人類，民族的邊界雖是可變的但仍是有限的，民族本身的界定就意味著劃出了他者 (the other)，不僅如此，民族本身就是「有主權的」，它與主權國家形成一種緊密的連帶，但最關鍵的仍是，民族總是透過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情懷，促使人們甘願在這種有限的想像中，去屠殺與自我不同的他者，去為保衛或是保護自我的民族免於他者的欺凌而從容上戰場甚至赴死。¹² 換言之，是一種對文化根源的想像，促成了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而我們是否能夠對一己之文化根源與他者之文化根源，皆能保持寬容大度？

哈拉瑞也透過反思 21 世紀的國族主義、宗教、移民、恐怖主義等議題，提出若是要對治人類發動戰爭的愚蠢行為，更為關鍵的考量應是看清一己所屬之國家、宗教、文化並非全世界獨一無二且最為重要的，若

¹⁰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出版，2010 年，頁 31。

¹¹ 同上，頁 41。

¹² 同上，頁 41-43。

是能對維護自身利益的絕對立場保持警醒並看清現實，保持謙遜，¹³ 或者能夠跳脫不同國家、宗教、文化之間的對立與緊張關係，認清不同國家、宗教、文化皆共同存在於整體世界的共同處境來思索如何共同生存，或者會是一條人類謀求未來出路的解方。

在當前的全球化與現代化世界，要如何重新想像人類社會的基本運作模式乃是一個當代的大哉問，擔任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網絡（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的美國經濟學者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亦透過考察七萬年的全球歷史，指出全球化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複雜性，在經歷大航海時代、工業時代，再到如今的數位時代之後，要如何在 21 世紀領導全球化的新進程，可謂相當關鍵，¹⁴ 如果能夠在歷史中汲取教訓，以全球為整體規模，回歸人類超越民族主義與文化差異的共同天性，打造出全新的合作協力，¹⁵ 或者可以為人類的未來開展出一條更為和平的道路。

綜合上述對戰爭的反思，如何推動超越民族主義疆界與宗教基本教義藩籬的「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與全球共善網絡，可能會是當代重要的趨勢。從天主教神父孔漢思（Hans Küng）在 1993 年於世界宗教議會（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草擬「全球倫理宣言」（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¹⁶ 以來，

¹³ 哈拉瑞著，林俊宏譯，《21 世紀的 21 堂課》增訂版，臺北：天下文化，2022 年，頁 212。

¹⁴ 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著，魏嘉儀、洪世民、林琳譯，《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從舊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地理、技術與制度如何改寫人類萬年的歷史》，臺北：大塊文化，2020 年。

¹⁵ 同上，頁 287。

¹⁶ Hans Küng, *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Bloomsbury Academic, 1993, <https://www.christianbook.com/global->

如今已走過三十年，雖然在理念面上持續獲得跨宗教對話與跨宗教交流運動的迴響，但是不可迴避的，極端民族主義與基本教義派也持續帶來各種對立、衝突甚至戰爭。對此，如何透過教育與倫理號召來啟迪下一代對全球倫理與和平的認知與實踐，可能將是回應當代戰爭與衝突的重要切入。換言之，在當前 21 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中展望現世和平，倡導全球共通的普世倫理與全球倫理將是重要的實踐途徑，以下我們將探討佛教倫理對和平與全球倫理的倡議與實踐。

三、當代佛教典範人物對戰爭的倫理反思

在當代幾位秉持佛教不背離現實世間，認為佛教倫理能夠啟發世間，主張人生佛教、入世佛教，以及人間佛教的當代重要佛教典範人物當中，包括倡導人生佛教的太虛大師（1890-1947）、主張「佛在人間」之人間佛教的印順導師（1906-2005），以及推動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一行禪師（Thích Nhất Hạnh，1926-2022）、弘揚人間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的星雲法師（1927-2023）、推動心靈環保與中華禪法鼓宗的聖嚴法師（1931-2009）與帶動全球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¹⁷ 慈善志業體的精神領袖證嚴法師（1937-），都曾經歷過戰爭，對於佛教如何理解戰爭，甚至是如何透過佛教倫理來引導和平的可能性，都有深刻的反思。

像是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都曾經歷中日戰爭（1930-1945），親身經歷抗日時期的時代背景與中日兩國各自民族主義高漲的情緒，太虛大師

[ethic-declaration-parliament-worlds-religions/hans-kung/9780826406408/pd/06408](https://www.dharmafarer.com/ethic-declaration-parliament-worlds-religions/hans-kung/9780826406408/pd/06408)，瀏覽日期：2024 年 6 月 15 日。

¹⁷ 慈濟的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分別為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外加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保、社區志工成為八大腳印。

秉持人生佛教的主張，主張佛教要以現實人生為基礎，致力改善之。當遭逢內亂外患交織之清末民初至中日戰爭的國家、社會動盪情境，太虛大師積極倡導中國佛教也必須重新調整方向、自我改變，因應現代社會行菩薩道的需求，呼籲佛教徒積極參與社會政治議題與社會關懷工作，而非對人間現實不聞不問。¹⁸ 尤其在日本侵華時的中國抗日戰爭情境下，太虛大師曾撰文播講〈佛教與護國〉論述，¹⁹ 甚至組織佛教青年護國團，一方面呼籲當時中國境內的佛教徒能夠行動起來，另外一方面也發〈電告全日本佛教徒眾〉，²⁰ 號召日本佛教徒也能發揮「和平止殺」的精神來共同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在〈佛教徒如何雪恥〉中，更呼籲日本境內三千萬佛教徒，如果是真佛教徒，應當實現佛法精神來擔負佛教的社會責任，面對侵略殘害他者的行徑，應發揮佛教徒自救救人的精神，以雪恥的精神來積極挽救。²¹ 除此之外，太虛大師也試圖連結亞洲佛教與華人網絡的團結共識，希望能夠透過訴諸佛教教理來對日本當時的侵略行動進行反制，包括以〈建立人間的永久和平〉撰文，強調人間的戰爭影響廣大且劇烈，帶來生命的犧牲與苦痛，為此特別倡導國際間要以和平為方向，希冀透過佛教文化來影響侵略者，讓人類整體能夠進化成

¹⁸ 白薩滿著，鄭清榮譯，《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臺北：法鼓文化，2008年，頁76。

¹⁹ 參見《太虛大師年譜》，大師於永生無線電臺，播講〈佛教與護國〉。CBETA 2024.R1, Y13, no. 13, p. 353a4-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Y13n0013_p0353a04。

²⁰ 參見《太虛大師年譜》，大師電〈告全日本佛教徒眾〉。CBETA 2024.R1, Y13, no. 13, p. 414a2-6。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Y13n0013_p0414a02。

²¹ 參見《太虛大師年譜》，大師於成都無線電臺，廣播〈佛教徒如何雪恥〉。CBETA 2024.R1, Y13, no. 13, p. 425a1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Y13n0013_p0425a10。

長，共同創造彼此共存的文明與幸福。²² 太虛大師殷殷切切地從佛教倫理與佛教文化來期許和平的可能性，企盼佛教不僅是覺悟解脫之法門，更是可以回應現實人間苦難、促進世界和平與社會安定的重要倫理與價值導引。

同樣面對中國抗日的社會情境，印順導師也曾以〈佛教的戰鬥觀〉為題，²³ 對日本軍閥侵華的舉措與中國當時濃厚的民族主義抗日情緒提出從佛教倫理出發的反思，尤其針對中國當時反日本侵略的戰爭乃抱持著客觀肯認的態度，說明從佛教的觀念來看，這種反侵略的戰爭，並非是要激發極端民族主義的情感與情緒，使中國與日本兩國之間產生完全的對立，變成仇恨所有的日本人，相對來說，要反制與對抗的對象乃是作為統治者之日本軍閥，而非上升到對所有日本人的仇恨與敵視，²⁴ 從佛教倫理來看爭戰兩方，無論侵略方或是被侵略方，事實上都是無情戰火的受害者，包括為了國家而上戰場的軍人或是受到戰爭威脅生命與生存處境的兩國人民，事實上都是戰爭情境下的犧牲者，印順導師認為當有必要因為反侵略而上戰場時，必須要回歸上戰場的行動乃是由「慈悲心的激發」而非因為「仇恨」的本質，是以「仁者無敵」的精神來實踐正義、自由與安樂，是為了慈悲而啟動自我犧牲的努力，終極目標不僅是為了拯救自我民族的安樂，也是為了拯救敵對方或是侵略方受到戰爭波及的無辜民眾，乃至於必須為了國家利益而上戰場的雙邊軍人，²⁵ 將

²² 參見，《太虛大師年譜》，大師應重慶（朝野舉辦）華嚴法會之請，蒞會說法，講〈建立人間的永久和平〉，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Y13n0013_p0483a08。

²³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頁297-303。

²⁴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頁302。

²⁵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頁302-303。

反侵略的戰爭行動視為是悲心而非仇恨這個原則甚為關鍵。印順導師從佛教倫理出發來反思在這「生命中心的人間世」當中，儘管人類的一切活動以和樂的生存為中心，但是但凡愛好生存，卻也無法避免戰鬥，因為一切對生存的慾望，使得在人間當中，戰鬥亦無可避免，但凡有樂就有苦，此為世間的實相，²⁶ 但關鍵的是，必須體認在佛教的倫理戒條中，不傷害他人的生命、不掠奪他人的物品等基本戒法仍是最為根本的人類互動守則，因此雖然戰爭無可避免，但根據佛陀與佛教的教導，仍反對並否定為了掠奪與爭奪而發動的侵略性戰爭，但可以在被侵略時保持備戰，使敵人知難而退，並在內在始終秉持與和樂共存的「以慈心入軍陣」，方能化解侵略者的野性與仇恨，回歸為和平與自由而戰的出發心。²⁷ 從印順導師對戰鬥觀的梳理當中，我們可以清晰掌握到，若從佛教倫理的視野觀之，在人類世界當中，戰爭或者無可避免，但如何降低甚至避免戰爭而持續升起、激化的情緒與仇恨，將是回應戰爭現實之重要關鍵，而佛教倫理對慈心與仁者觀的倡導將具有正向的影響力量。尤其在邱敏捷對印順導師佛教思想的深入探討中，還歸納出印順導師不僅是強調身而為「人」的價值，更關鍵的是還將「菩薩道」與「緣起性空」的佛教觀念相結合，在呼籲現世關懷的同時亦強調「勝義諦」的人間成佛，²⁸ 如此出發的佛教倫理觀，將帶動從「治本」出發的人間淨土實踐途徑，若是能夠依此倡議菩薩道的和平工作，將可以降低戰爭的發生與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

延續太虛大師到印順導師從人生佛教再到人間佛教的入世關懷，倡導人間佛教的星雲法師（1927-2023）在青年時期也曾經歷過中國的抗日

²⁶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頁297-298。

²⁷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頁299-302。

²⁸ 邱敏捷，《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臺北：法界出版社，2000年，頁160。

戰爭與國共內戰，對於戰爭場景的槍林彈雨與生命無常，歷歷在目，於 1945 年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後，又經歷了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時代，也曾有過被當作匪諜而入獄的經驗。除了青年階段曾深刻體驗戰爭的無情與恐怖之外，在一己的人生之流中，又共感於世界上發生在其他各處的戰爭，像是 1950 年代之後，韓戰（1950-1953）與越戰（1955-1975）陸續爆發，以及美國與阿富汗的長期戰爭（2001-2021），加上伊拉克戰爭（2003-2011）等，進入晚年時期的星雲法師，曾為自己走過的人生下個與戰爭記憶相關的生命註腳：「我現在快八十歲的人，八十年的歲月可以說都是從戰爭裡走過來的」，²⁹ 對於戰爭所帶來的無辜與無謂生命犧牲，星雲法師試圖回觀究竟人類如何可能獲得和平，讓殘忍、悲痛與往往帶來雙輸的無謂人類行為可以予以緩解。星雲法師引述佛陀傳記典故，說明佛陀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的次子琉璃罷黜父親、殺害兄長自立為王後，再出兵攻伐迦毘羅衛國，而佛陀知曉後，數度在琉璃王出兵的必經路途上，於樹下盤腿打坐，使得琉璃王不得不主動休兵。星雲法師以此佛陀典故試圖說明，在人類文明之漫長的歷史歷程中，已承載太多過去的仇恨與因果交織，要能達到止息戰爭或者相當困難，但若是能持續創生和平的因緣，或者會是一個可能的抉擇與出路。尤其，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是否仍需要訴諸戰爭與武力來進行競逐？或是可以運用其他模式來促進雙方和平的可能？這可能仰賴更多對慈悲、寬容乃至同體共生的佛教倫理反思，從而透過「和解」來走向和平之路。³⁰ 星雲法師認為

²⁹ 有關星雲法師 2005 年於西來大學演講〈佛教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可進一步參照「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出處：<http://www.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7&item=24&bookid=2c907d4944d9a3fc0144f6f59b760008&ch=1&se=8&f=1>，瀏覽日期：2024 年 6 月 20 日。

³⁰ 有關星雲法師 2005 年於西來大學演講〈佛教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可

對治戰爭的關鍵在於化解「仇恨」，冤冤相報的歷史仇恨會讓人們持續走向對立衝突，如何跳脫出如人間煉獄般的仇恨漩渦，或是對於未發生但是可能因為集體選擇而發生的衝突與對立保持警醒，進而透過和解來邁向合作與共生，可以說是星雲法師畢生積極倡導的和平期許。

除了上述多位出生在中國的法師之外，出生於越南的一行禪師也親身經歷越戰的殘酷戰爭場景，當看到越南戰爭帶來的無辜生命犧牲，勇於發揮佛陀以禪坐勸阻征戰之精神，以僧侶之身份積極倡議和平。尤其當《日內瓦協定》簽訂後，越南分裂為二，也使得原本的越南佛教復興運動開始產生嚴重的挫敗，因應新的政治現實，在北越，所有的宗教信仰皆受到壓制，在南越，也因政府支持天主教而產生排佛與毀佛危機，許多僧侶因此遭受到政治迫害。一行禪師在越戰期間撰寫了《越南：火焰中的蓮花—佛教的和平倡議》（*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 - A Buddhist Proposal for Peace*），³¹ 為和平發聲，帶動佛教成為回應社會政治議題的入世佛教。一行禪師為越戰奔走，不僅發起組織救援因為戰亂災難而受苦的越南民眾，也積極向越南政府倡議保護越南僧眾不受到政治迫害，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持續以僧侶身份宣揚和平反戰的理念，企盼能夠透過佛教的倡議而終結任何的暴力行動，同時也積極串連國際上支持非暴力的盟友，包括至康乃爾大學主持佛學會，以及寫信給倡導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³² 但這也造

進一步參照「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出處：<http://www.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7&item=24&bookid=2c907d4944d9a3fc0144f6f59b760008&ch=1&se=8&f=1>，瀏覽日期：2024年6月20日。

³¹ 有關一行禪師帶動佛教，回應社會政治議題之相關內容，可參照 *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 - A Buddhist Proposal for Peace*。

³² 有關一行禪師與金恩博士的互動情誼，可參考 Marc Andrus 在 2021 年出版的新書：*Brothers in the Beloved Community: The Friendship of Thich Nhat Hanh*

成一行禪師受到越南政府的驅逐，從 1973 年起長期流亡法國，直到 2005 年才回到越南。在越戰之後，一行禪師持續協助戰爭受難者，包括教導禪修方法來幫助飽受戰爭創傷之苦的軍人或是戰爭遺緒來化解創傷記憶，³³ 療癒因戰爭而遭受打擊的身心處境，包括開設專門為了退伍軍人所量身打造的禪修工作坊，藉由簡單的禪修體驗，使得參與者可以敞開內心所壓抑的痛苦記憶而彼此透過對話、討論，加上自我寫作等方法，以此逐漸撫平戰爭所帶來的創傷壓力症候群（PTSD）。像是克勞德·安信·湯瑪斯（Claude Anshin Thomas）以其親身經歷撰寫《正念戰役——從軍人到禪師的療癒之旅》（*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³⁴ 描述他在歷經越戰退伍之後，如何透過參加一行禪師帶領的禪修營而逐漸轉化因為戰爭所帶來的內在苦痛，一行禪師從倡導反越戰，推動非暴力，再到以正念與正念行動療癒協助戰爭創傷。

上述包括太虛大師、印順導師、星雲法師，乃至於越南籍的一行禪師，都曾從佛教倫理出發，針對當代的戰爭情境，倡議和平的替代性實踐途徑。換言之，從入世佛教與佛在人間的視野來看，佛教並不是一個消極避世的宗教，反而是期許佛教能夠積極的扮演和平的橋樑，降低戰爭所帶來的人類苦難。尤其包括戰爭後續的心理創傷療癒，佛教也能持續給予心靈的安頓。除了上述幾位佛教典範人物之外，創辦法鼓山的聖嚴法師，以及推動慈濟全球慈善志業的證嚴法師，也在當代衝突與災難頻傳的全球情境中，進一步倡議世界一體的全球倫理與落實國際賑災的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³³ 有關一行禪師以禪修幫助在戰爭中歷劫歸來的戰士的詳細討論，可以進一步參照〈越戰燒殺的心田：一行禪師與被救贖的「地獄大兵」〉一文。出處：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6056923，瀏覽日期：2024 年 6 月 20 日。

³⁴ Claude Anshin Thomas, *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 Shambhala, 2004.

普世慈善行動，將佛教倫理的理念，擴展到對現世和平的引導與實踐。

四、臺灣人間佛教對全球倫理的倡議與行動

在上述的當代佛教典範人物當中，包括創辦法鼓山的聖嚴法師與推動全球慈濟慈善志業體的證嚴法師，都相當重視對全球倫理的回應，聖嚴法師是從推動心靈環保出發來倡議全球倫理，而慈濟則是在長期的全球慈善與國際賑災行動中落實全球倫理，兩者雖然在實踐的模式上有所不同，但對以宗教精神推動和平的方向相當一致。

(一)法鼓山聖嚴法師：從心靈環保倡議全球倫理

1930年出生的聖嚴法師，與星雲法師出生的時代相仿，在早年於中國的生命經驗中，也曾親身經歷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之戰爭情境，但相較於星雲法師生命歷程更為特殊的是聖嚴法師在1949年時透過加入軍隊而來到台灣，在軍中服役十年退役後，才於1960年於東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有過十年擔任軍人的生命經歷。³⁵ 這段不僅對戰爭有過親身體會甚至還加入軍旅的經驗，或者也對聖嚴法師思考戰爭有著深刻的影響。聖嚴法師在其自傳《歸程》一書中，對軍中十年的生命經歷有過鮮明的描述，談及在那戰亂的時代背景下，儘管對於一般民眾來說，「軍人」總是帶來「兵荒馬亂」的負面印象，但也正因為身處戰亂的大時代，促使他為了苦難的國家，也為了當時垂危的佛教，甚至還為了自身的安全，一度捨下原本的僧侶身份而成為軍人。³⁶ 早年多親身目

³⁵ 參見以下兩本著作：林其賢編，《聖嚴法師年譜》第一冊，臺北市：法鼓文化，2016年，頁131；聖嚴法師，〈3 出家與在家〉，《聖嚴法師學思歷程》，臺北市：正中書局，1993年，頁52-53。

³⁶ 聖嚴法師，〈第七章學僧天地〉，《歸程》，《法鼓全集》2020版。

睹戰爭帶來的社會混亂與生命苦難，聖嚴法師在 1989 年創辦法鼓山之後，開始持續推動從禪修出發的「心靈環保」與人間淨土理念，同時也倡導從家庭、生活、校園、職場、族群、自然出發的「心六倫」，期許從人心的淨化與改變開始做起，帶動社會與世界的淨化與平安。聖嚴法師曾引述《大乘起信論》的經文「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來探討人類世界的本質，主張但凡和平與戰爭，事實上都不外乎出於人心的和諧或衝突，³⁷ 換言之，聖嚴法師認為，戰爭的根源在於人心，回到人心的和諧才能展望現世的和平。

在 1993 年「全球倫理宣言」於世界宗教議會提出之後，全球倫理的命題也開始在國際社會產生跨宗教的迴響，在推動禪修與心靈環保的基礎上，聖嚴法師曾於 2000 年至 2007 年期間廣泛參與國際上的跨宗教活動與跨宗教會議，對於和平的倡議，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對治衝突、倡議宗教領袖的道德責任、深化全球倫理的內涵，以及從教育落實全球倫理之推動等面向來倡議和平。

1. 對治衝突、對立及暴力

聖嚴法師認為戰爭、暴力與衝突是造成世界動盪不安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訴諸民族主義或是宗教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往往帶來戰爭，造成無論是侵略方或是被侵略方雙方的共同傷害與損失，甚至也因為戰亂帶來經濟問題、貧窮、疾病、兒童與婦女安置等問題。³⁸ 因此聖嚴法師特

https://ddc.shengyen.org/?doc=06-01-008&tree_id=j1_2260，瀏覽日期：2024 年 6 月 20 日。

³⁷ 聖嚴法師，《建立全球倫理——聖嚴法師宗教和平講錄》，台北：法鼓文化，2015 年，頁 33。

³⁸ 同上，頁 85。

別認同甘地所言：「一切的宗教乃是殊途同歸，只要可以抵達同一目的地，走上不同的道路，又有什麼不好？」³⁹ 宗教之間的差異不必然是釀成衝突與對立的因子，反而更可以是搭建和平的重要橋樑。深入來看，任何以宗教為名的暴力行動或是訴諸宗教的恐怖主義行為，其實並非宗教的本質，是因為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恐懼，促使採取先發制人的暴力行動。⁴⁰ 換言之，聖嚴法師強調宗教必須謹慎避免受到政治的影響而成為鞏固政治權力的幫手，讓宗教與政治保持適度的距離，才能確保宗教可以扮演對治衝突與對立的和平角色。

2. 倡議宗教領袖的道德責任

針對戰爭與當代訴諸極端民主主義的恐怖攻擊，聖嚴法師也在 2002 年於「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理事會」中主張，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宗教領袖，除了傳播各自的信仰之外，也不能忽略存在於世界的苦難，而更要能夠扮演回應甚至能夠轉變世間困頓的多重角色。⁴¹ 換言之，聖嚴法師主張宗教領袖必須勇於承擔對世間的道德責任，共同從宗教的精神出發，保護人類的心靈不受到仇恨、貪婪、驕慢、狂傲等自大情緒所左右，也不受到自卑、猶豫、恐懼、憂愁、失落感等自卑情結所控制，⁴² 積極發揮宗教領袖的力量，從人心的根源處來減低衝突與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也能對任何已經發生的戰爭與衝突情境，倡導放棄暴力，不增高彼此的仇恨也避免加深宿怨帶來的冤冤相報。

³⁹ 同上，頁 61。

⁴⁰ 同上，頁 11。

⁴¹ 同上，頁 100。

⁴² 同上，頁 63。

3. 深化全球倫理的內涵

針對全球倫理的內涵，聖嚴法師也特別主張，在多元化的世界當中，要回歸「神聖」來求同存異，尤其各宗教的所理知的「神聖」乃多根據各自的聖典而進行詮釋，或是從各自獨特的宗教經驗中而體驗，⁴³ 在多元化且現代化的全球化時代當中，若要建構全球倫理，化解人類彼此之間的衝突，就必須要對所謂「神聖」的定義和內在價值加以重新詮釋，肯認個別族群與宗教的價值觀，但並不膨脹高舉為自我中心的絕對價值觀，而是能夠對他者的價值觀保持尊重、寬容與理解，在多元化的相互交流與互相激盪下，在求同存異中共創人類命運的共同發展，⁴⁴ 換言之，是透過倡議宗教的尊重、理解與彼此合作，使宗教扮演安頓人心的角色，促成共同的和平。⁴⁵

因此聖嚴法師也主張在推動全球倫理時，並非是要新創出一個新的普世宗教，更不是要否定既有的宗教傳統，而是在現有多元宗教傳統的基礎上，找出一條人類可以共謀發展共同的道路。⁴⁶ 因此全球倫理絕非是由任何一個宗教或是文化傳統來取代，相反的，是要透過跨宗教的宗教領袖的持續討論，在求同存異中，來創生出適合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宗教都能共同適用的倫理價值，⁴⁷ 而其中的關鍵在於能夠尊重所有

⁴³ 聖嚴法師，《建立全球倫理——聖嚴法師宗教和平講錄》，台北：法鼓文化，2015年，頁65。

⁴⁴ 同上，頁67-68。

⁴⁵ 趙婉婷，《自在悠遊的世界觀——聖嚴法師的和平思想與國際行動個案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頁118。

⁴⁶ 聖嚴法師，《建立全球倫理——聖嚴法師宗教和平講錄》，台北：法鼓文化，2015年，頁124。

⁴⁷ 同上，頁123。

宗教所秉持的神聖性，回歸宗教所共同秉持之「尊重每一個生命，承認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每一個人也都有保護與愛惜其他生命之責任」的共通價值。⁴⁸

4. 落實全球倫理的推動

要能夠真正落實倡導和平的全球倫理，就不能讓全球倫理僅止於倡議，而是必須要建構能夠落實全球倫理的具體方法，對此，聖嚴法師主張要以「教育」來落實全球倫理，而此教育包括全球性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宗教教育等多層面的教育機制，透過在不同的教育環節系統中，都導入對全球倫理價值觀的教育與輔導，⁴⁹ 進而從教育環節來進行和平教育的紮根。

(二)慈濟證嚴法師：從全球慈善與國際賑災實踐全球倫理

證嚴法師（1937-）出生的年代雖然相對安定，但在童年時期，也曾經歷二次世界大戰時，遇空襲警報躲防空洞的經歷，而慈濟自 1991 年首度開啟國際賑災，支援孟加拉水患以來，但凡國際上發生重大的災難或是戰爭時，慈濟都會積極啟動國際賑災，透過慈善工作來協助安頓受災者的生活。證嚴法師曾以佛經當中所記載的末法時期世間有「刀兵、饑饉、瘟疫」三災為譬喻，舉凡無論影響範圍大或小的戰爭或衝突，皆是三災中的一災，帶來世間的苦難，證嚴法師也強調，當從佛教的觀念來看，任何的災難都與「人心」的混亂有關，因而主張要從淨化人生、安定社會出發，倘若可以影響更多的人群一起發揮大愛、累積善業，才能

⁴⁸ 同上，頁 25。

⁴⁹ 同上，頁 26-29。

帶來世間更多的無災與平安。⁵⁰ 因而慈濟人多以實際的國際賑災與國際慈善行動，來積極協助世界各地發生的災難，透過親身的行動來實踐和平的腳印。

面對當代仍然無可避免的戰爭，證嚴法師認為引發戰爭的最關鍵因素是「瞋心」，當瞋火、怒火一起，就帶來了衝突與對立的禍端，而瞋恨又將引發更多的瞋恨，持續的惡性循環下，就帶來無法逆轉的衝突與戰爭，造成許多無辜生命的苦難處境。因此，從佛教的觀點來看，對治衝突與對立的根本在於回到「心」，倘若人們可以收斂對他者的瞋心，無論是在不同的國家、民族或是宗教之間，以對彼此的大愛來化解敵意與對立，將能對治許多衝突的情境。

誠如證嚴法師創辦慈濟的核心理念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也就是以慈悲的精神看到世間的苦難，透過人道主義的救援來幫助世間上受到苦難的人群，⁵¹ 因而採取全球慈善與國際賑災的模式來實踐和平與人道的關懷。相較於聖嚴法師在 2001-2007 年期間曾在不同的國際場合響應全球倫理宣言，更進一步呼籲從教育落實全球倫理，慈濟則是從長期的國際賑災與國際慈善行動中落實對和平的關懷。累積長期的全球實踐成果後，方在全球倫理宣言簽訂的三十年後，於 2023 年重返芝加哥的世界宗教議會中，加入簽署《全球倫理宣言》，為慈濟長期的國際賑災行動，賦予回應全球倫理的實踐意涵；同時在救災之外，也積極從全球環保行動的推廣中來落實全球倫理與地球的永續發展。⁵²

⁵⁰ 證嚴法師，〈散播愛心聚福業〉，《塵盡光生：邁向智慧之道》，中國：江蘇出版社，2009 年。

⁵¹ 證嚴法師，《宗教——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臺北：慈濟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頁 40。

⁵² 劉怡寧，〈人類共有的地球責任——慈濟全球環保行動的時代意義〉，《玄奘佛

從慈濟對俄烏戰爭中烏克蘭難民所做的關懷與援助歸納來看，慈濟一開始是先把慈善物資送到烏克蘭的鄰近國家，透過與國際慈善機構的合作來幫助烏克蘭，⁵³ 在經過一年多後，才正式建立送物資到烏克蘭的管道；而因為大量的烏克蘭難民逃往波蘭，慈濟也以波蘭為主要的援助地點，在波蘭所開展的難民扶助慈善項目包括家庭訪視、冬令發放、慈善援助、醫療援助、兒少課程與職訓課程，以及語言課程與人文活動等，⁵⁴ 另外也提供以工代賑的模式協助他們在波蘭安頓家園。慈濟所開展的國際賑災的行動，經常是跨越國界、跨越組織，甚至也是跨越宗教之間合作，是在具體的賑災與慈善行動中落實宗教的大愛與跨宗教之間的合作，全球慈善的本身也正是在體現全球倫理的價值關懷。

像是對烏克蘭的支助方面，慈濟是與多個 NGO 合作才達成大規模的發放，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國際紅十字會，加上天主教系統的明愛會、慈幼會、靈醫會，以及波蘭在地的慈善機構與地方政府部門、學校、展覽館等，⁵⁵ 透過跨組織的合作來達成對難民的協助。包括波蘭的華沙慈幼會教堂，也超越宗教的隔閡，讓屬於佛教的慈濟慈善基金會可以進駐來發放物資，⁵⁶ 跨越宗教的合作是全球倫理相當重視的一環，慈濟的全球慈善模式從草根性的團體出發，促進在地層次與 NGO 層次對全球倫理的實踐。

學研究》第 41 期，2024 年。

⁵³ 何日生總編輯，〈心繫烏克蘭鄉親——慈濟志工親發放〉，《2023 慈濟年鑑》，花蓮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024 年，頁 118。

⁵⁴ 何日生總編輯，〈慈濟基金會波蘭慈善行動記錄〉，《2023 慈濟年鑑》，花蓮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024 年，頁 71。

⁵⁵ 王慧萍、黃秀花著，《戰火下的光》，臺北：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2023 年，頁 4。

⁵⁶ 同上，頁 174。

要實踐和平，需要從不同層次來推動，全球倫理的倡議可以落實在不同的實踐層次，無論是教育紮根或是透過實質的慈善與援助模式，乃至於從宗教領袖到不同宗教組織，再到各宗教信徒的親身實踐，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成為落實全球倫理的重要實踐力量，換言之，當越來越多的實踐導向和平與大愛，衝突與對立也將減緩。

五、結論與討論：走一條人類共同的和平道路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隸屬不同國家、種族、族群、宗教、文化傳統的人們，究竟要如何可能避免衝突、對立，乃至於戰爭？德國社會學者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在《我們能否共同生存：既平等又互有差異》一書中，試圖從現代性、多元文化與文化交流、民族主義、教育等面相來探討現代社會的特徵，進而強調進行交流與培養行動者主體性的重要性。⁵⁷ 對照社會學者的關懷再回到佛教倫理的脈絡來看，這也正是當代幾位重要入世佛教與人間佛教典範人物所倡導的關鍵概念，期待透過倡導佛教倫理來化解衝突與對立，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也期待透過佛教倫理來養成對和平的內在涵養，親身扮演與實踐和平的可能性。

誠如《信佛功德經》當中云：「四正勤者，謂已作惡令斷、未作惡令止、已作善令增長、未作善令發生。」⁵⁸ 對於人類文明曾經發生與當代正在持續中的戰爭與衝突情境，也需要發揮人類文明歷程中所累積的寶貴智慧，令已經發生的戰爭仇恨可以緩解，令尚未發生的戰爭能夠得以防備而不要發生，讓和平的種子可以持續增長，更讓還未擁有和平意識

⁵⁷ 阿蘭·圖海納（法語：Alain Touraine）著，狄玉明、李平滙譯，《我們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中國：商務印書館，2003年。

⁵⁸ 《信佛功德經》，CBETA 2024.R2, T01, no. 18, p. 256b7-8。

的人們可以透過教育來建立對和平的認識。

上述佛教典範人物對戰爭的回應以及對和平的倡導，大致上為人類共同的和平道路指出四個重要的佛教全球倫理實踐途徑：

首先，面對長期積累與持續加深歷史仇恨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戰爭情境，例如俄烏戰爭的敵意增長，乃至於以哈戰爭所牽涉的錯綜複雜歷史情境，期待宗教人士皆可以發揮宗教家的精神，透過持續的跨宗教和平號召，讓雙方持續戰爭的敵意可以加以緩解，彼此之間可以產生對話進而達成和平的協議。

其次，對於已經發生戰爭的地區，當代佛教或者也可以發揮慈悲與大愛的精神，或是提供對治心理創傷的療癒方法，化解對戰爭記憶的恐懼，或是提供戰爭受害者的相關生活協助與生活安頓，使其能夠從戰亂中重新建立家園，這種發揮人道主義精神的普世關懷，也是將佛教慈悲心落實於和平工作的具體實踐。

第三，對於彼此尚未發生的戰爭與潛在的敵意，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是不同的族群之間，乃至於國家內部之間的對立與矛盾，期待透過持續的對話與溝通，促進雙方走向共存與共榮的發展。

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無論是聖嚴法師所倡議的和平教育，或是證嚴法師所推動的全球慈善與救災行動，都試圖超越民族主義，以「同體大慈」的佛教倫理視野，將全球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們，視為是生命共同體而以悲心付諸關懷。這對於尚未經歷戰爭也未有歷史仇恨的下一代，乃具備相當重要的佛教倫理導引意涵，可避免下一代在當代民族主義的浪潮中持續被激化而產生對立。對比不同族群與宗教之間所累積的衝突與仇恨，佛教典範人物所推動的和平理念與實踐，提供了從佛教倫理出發的和平之路，啟發我們持續透過教育與實踐，推動從全球倫理出發的普世價值，藉由將和平的種子傳播給下一代，期許

一條人類未來共同許諾的和平道路。

整體來說，針對戰爭與衝突所帶來的現實危機，本文試圖從當代佛教典範人物對戰爭的反思出發，延伸探究臺灣人間佛教對全球倫理的倡議與行動，希冀能從佛教倫理的視野，對世界和平的實踐途徑提供反思。佛教所蘊涵之包容性和跨文化、跨宗教關懷，是促進和平與跨宗教合作的重要文化要素，期待未來能夠在本篇的基礎上，持續深入當代人間佛教或是入世佛教的案例來進行深入的個案探討，以期挖掘出更深刻的佛教倫理實踐意涵。目前本篇著重探討佛教作為一個倡導和平與慈悲的宗教，透過當代佛教典範人物的理念導引，如何可能發揮佛教的倫理信念來減緩戰爭與衝突的發生，期待未來也能再深入爬梳如何將佛教倫理導向實踐的應用層面，促進更廣泛的和平對話與止戰途徑。



參考書目

一、中文文獻

- 王凡，〈為神而戰？——俄烏戰爭裡的宗教因素〉，《校園》64 卷 3 期，
新北市：校園書房出版社，2022 年。
- 王慧萍、黃秀花著，《戰火下的光》，臺北：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2023 年。
- 白薩滿著，鄭清榮譯，《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臺北：法鼓文
化，2008 年。
- 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著，翁嘉聲譯，《世界大戰：20 世紀的衝
突與西方的沒落》，臺北：廣場出版，2015 年。
- 汪宏倫，《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市：聯經出版公
司，2014 年。
- 邱敏捷，《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臺北：法界出版社，2000 年。
- 阿蘭·圖雷納 (法語：Alain Touraine) 著，狄玉明，李平滙譯，《我們能
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中國：商務印書館，2003 年。
- 何日生總編輯，《2023 慈濟年鑑》，花蓮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2024 年。
- 何勁松，《近代東亞佛教：以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為線索》，中國：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 林其賢編，《聖嚴法師年譜》第一冊，臺北市：法鼓文化，2016 年。
- 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 年。
《信佛功德經》，CBETA 2024.R2, T01, no. 18。
- 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 (1912-1949)》，臺北：政
大出版社，2018 年。
- 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著，林俊宏譯，《21 世紀的 21 堂課》增訂
版，臺北：天下文化，2022 年。

- 祝田秀全著，王書銘譯，《世界經典戰爭史：影響世界歷史的 55 場戰爭全收錄！》，臺北：奇幻基地，2023 年。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出版，2010 年。
- 陳永革，《人間潮音——太虛大師傳》，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著，魏嘉儀、洪世民、林琳譯，《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從舊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地理、技術與制度如何改寫人類萬年的歷史》，臺北：大塊文化，2020 年。
- 趙竹成，〈教會自主與國族建構：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進程〉，《問題與研究》60 卷 1 期，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21 年，頁 37-73。
- 趙婉婷，〈自在悠遊的世界觀——聖嚴法師的和平思想與國際行動個案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 劉怡寧，〈人類共有的地球責任——慈濟全球環保行動的時代意義〉，《玄奘佛學研究》第 41 期，2024 年，頁 159-186。
-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CBETA 2024.R2, Y13, no. 13。
- 釋印順，《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 年。
- 釋昭慧講述，鄭靜明筆錄，〈佛典中的戰爭觀〉，《弘誓雙月刊》第 178 期，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2022 年 8 月，頁 6-16。
- 釋聖嚴，〈3 出家與在家〉，《聖嚴法師學思歷程》，臺北市：正中書局，1993 年，頁 52-52。
- 釋聖嚴，《建立全球倫理——聖嚴法師宗教和平講錄》，台北：法鼓文化，2015 年。
- 釋聖嚴，〈第七章 學僧天地〉，《歸程》，法鼓全集 2020 紀念版，臺北市：法鼓文化。取自：<https://ddc.shengyen.org/?doc=06-01->

008&tree_id=j1_2260。

釋證嚴，〈散播愛心聚福業〉，《塵盡光生：邁向智慧之道》，中國：江蘇出版社，2009年。

釋證嚴，《宗教——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臺北：慈濟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二、英文文獻

Claude Anshin Thomas, *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 Shambhala, 2004.

Hans Küng, *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bloomsbury academic, 1993.

Marc Andrus, *Brothers in the Beloved Community: The Friendship of Thich Nhat Hanh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Hardcover, Parallax Press, 2021.

Thich Nhat Hanh, *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 - A Buddhist Proposal for Peace* Paperback, Hill & Wang; First Edition, 1967.

三、網站

BBC NEWS 中文〈烏克蘭戰爭：俄羅斯經濟增速可觀，對它的經濟制裁已經失敗？〉，<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9093280>，瀏覽日期：2024年6月18日。

釋星雲，2005年於西來大學演講〈佛教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瀏覽日期：2024年6月20日。

<http://www.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7&item=24&bookid=2c907d4944d9a3fc0144f6f59b760008&ch=1&se=8&f=1>。

〈越戰燒殺的心田：一行禪師與被救贖的「地獄大兵」〉一文，瀏覽日期：2024年6月20日，網址：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6056923。